

许杰先生纪念文集

冰心题



许杰先生纪念文集

冰心题



冰心

PDG



— 许杰先生 —



1925 年



1935 年在上海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在新民村旧居
(与夫人何显文, 女儿许力、许玄)



在自己的书房中工作



与阔别四十年台湾归来的胞妹欢聚



1952 年前后



五十年代后期



在华东师大中文系举办的九十岁暨从教七十年祝寿会上



与叶圣陶在一起



许杰先生坐在藤椅上满面春风微笑着回忆往事



许杰先生(右)与邢济众合影



和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同志交谈的许杰先生



83 岁时登上泰山玉皇顶



许杰先生与傅湘霖(左二)等摄于华东医院

凄黑一团天地亦更深窈窕不
 闻鸡鸣毒三堂廟斷骨骨寂
 東南南樹戰旗怒青小鬼哀
 人樣忙舉鈍刀剥狗皮的壁
 陰寒風凜冽柯戈立雪待
 晨曦
 旧作记建湖四事
 青於月半常不
 以長秋詩集為
 附年八月八日

许杰先生手迹

《陋室铭》的新运

刘禹锡的《陋室铭》^下在高，有仙则名，这篇文章我是在小学时代念过的，这以后几十年的时光，总不断的接触到，皆得一个滚瓜烂熟。全文一共只有八十一字，向来的思想，只是认为这是封建时代士大夫的高雅风度，为人处世到了超然出世的境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自己陶醉在自我满足之中，自认为修养到家，所以用孔子云，何陋之有，作结结束。非常自得。这就是刘禹锡对这篇文章一向的看法。

可是，这一回，这篇文章却走到了新运，它竟发在海外如新加坡的学术界的报纸上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能影响到整个社会发愤为人的理想生机的起来，这是一个新的运命，我想，就是刘禹锡本人，看到今时今日之文，恐怕所没有想过的。

此刻要我来说，实在慢慢的叙述。

怀念老友
许杰先生

刘佛年

九六年三月

仁者许老
师友长存

徐中玉

九六年三月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一九九六年三月，三度老同事戴家祥
題于華東師大，時年九十



先生之風

山高水長

錢若水

九九年三月

放眼觀世變，
胸懷赤子情。

士仁先生晚年曾對我說，
他正爭取多活幾歲：“看！這
世界怎樣變化。”而他的性
格則如同孩子似的純真，畢
生童心不泯。

王西彦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上海

一九四九年六月，上海文艺工作者同去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車廂中
盤桓多日，
曾為許傑同志
即興造像。這幅速寫，由許傑同志簽名后曾存放在行囊中，
不意經過十年浩劫，尚能保全誠以的幸。更不料於三十七年以後的
今日，竟遇寫許傑同志而在華東醫院養病，偶然相遇，實在令人喜興。
特檢出持贈作念。

一九八六年八月 張樂平



序 言（一）

马飞海

当代杰出的文学家、教育家许杰教授，离开我们两年多了，今年是暨南大学建校九十周年纪念，海内外的他的学生为了纪念他，发起出一本专辑，收集了怀念他的文章，连同他的遗文及生平年表，定名为《许杰先生纪念文集》。

许杰教授早年参加五四运动，二十年代开始在上海从事写作，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以后又参加了“左联”，短篇小说《惨雾》是他的成名作，他在中华文艺大学讲课将讲稿写成《明日的文学》一书，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定会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成为“文学的主潮”。在南洋吉隆坡任益群日报总主编期间，主编枯岛文艺周刊传播五四新文学，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作出拓荒性的贡献。抗日战争后期，他在福建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期间，针对东南地区文坛沉寂和落后的状况，撰写了《现代小说过眼录》等一系列论文，提倡开展东南文艺运动，把创作方向归纳为抗战的、民主的、大众的，在东南文坛起到了倡导作用，推动了抗日文艺思潮的兴起。在暨大他组织一群爱好文艺的进步学生，从文艺理论素养和写作技巧方面悉心指导，让他们练习撰写文章抨击颓废消极的作品，创作有革命朝气的作品，推荐到报纸副刊上去发表，并集成一书叫《蚁蛭集》，为东南文艺运动培养了新生力量。

抗战胜利后，他积极参加并支持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他和